

海风轻抚沈家门

□陈桂珍



起风了，沈家门渔港开始热闹起来。成群的渔船一排排停靠在码头，红旗在船头船尾猎猎作响。渔民们拎着刚出海的鲜货，在岸边的喧嚷里开始叫卖。只有老沈家门人才懂，这风里的鱼虾最是鲜活，价格也实在。作为中国最大的天然渔港，每逢风起，沈家门便以这般活色生香的姿态，迎向八方来客。

风，对于土生土长的沈家门人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风”可以是“台风”“风暴”“西北风”“东北风”“东南风”等，“风”可以是风来了、风停了、风猛了、风小了……这里的“风”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深厚的文化象征和生活的记忆。这里的海风伴随着渔民的辛勤劳作，吹拂着他们的脸庞，也带来了丰收的希望与对海洋的敬畏。风在沈家门人的心中，代表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海洋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每当海风轻拂，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世代相传的渔业故事和浓厚的海洋文化。

小时候，我家住新街，离滨港路只隔了一条中大街。出门几分钟，便是海。我们常在海边吹风、踏浪，一群孩子追着跑着，笑声卷进咸湿的空气里。上世纪70年代，滨港路的码头还是石砌的台阶，游人能一步步走下，亲近海水。那时父亲爱酒，也爱早起。天蒙蒙亮，我就跟着他去买菜。他常买海瓜子，用海水养过，吐净泥沙，炒出一盘鲜美的下酒菜。买完海瓜子，父亲便牵着我去码头。我拎一只白色搪瓷杯，跟着他一级级走下石阶。晨风徐徐，咸咸的，潮潮的。我舀起满满一杯海水——清澈见底，映着天光。父亲接过杯子，海平面静得像

一面未醒的镜子，只在天边泛出淡淡的鱼肚白。忽然，一阵风从远处深蓝处荡来，带着藻类的清气，拂起我的裙角，也摇动渔船桅杆上的彩旗，仿佛轻声唤醒整个港湾。随着第一缕日光刺破海面，渔船响起突突的马达声，新的一天，就这样被风吹开了。

平常日子，吹海风、吃海鲜，便是沈家门人最惬意的时光。一旦起风，渔港就格外热闹。各地口音的渔民摩肩接踵，中大街、西大街、东大街，店铺家家兴旺。有风，就意味着有生意、有钱赚。连百货公司的棉毛衫裤，也常

被渔民抢购一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成队的台湾渔船也常来此避风。沈家门台胞接待站，成了他们最暖的岸。这座天然良港，不仅接纳着沿海各省的渔船，也连起了两岸的情谊。风，无形之中，系紧了两岸同胞的心。

渔港的风，也有热烈的时候。正午，烈日洒下金箔，海面粼粼烁烁。风像奔放的舞者，扬起浪花，传递远洋的消息。渔民在日头下忙碌，汗水和海风交织成油彩般热烈的画面。那风，裹着咸腥，也裹着勇气，仿佛在说，大海的馈赠，既是生计，亦是尊严。

而傍晚，风渐渐柔了、沉了。夕阳染红天际，海面铺开一道金色的水路。风如母亲的手，抚过疲倦的桅杆、汗湿的衣背，捎来归航的讯息。它像一首低吟的歌，哼着海的故事、渔人的梦，哼着岁月静好。

入夜，风转入呢喃。它掠过岸边，拂过缆绳，携来深海微凉之梦。此时的渔港有另外一种味道，跳广场舞的，唱渔歌的，还有专门站在港边吹海风的，都喜欢裹在风的怀里。风像个守夜人，默默地守护着渔港里的每一条船，每一盏灯，每一颗漂浮在夜色里的心。

沈家门渔港的风，是一首吟唱不息的海之诗。

它淌过时间，拂过帆影，拨动一代代渔人心底的弦。它不只是气象，更是这片土地的脉动，是记忆的载体，是文化的呼吸。在这里，风承载着渔谣、节庆、祭海的祝福，也凝结着识别天象、搏击风浪的古老智慧。它寻常，却有力；它无形，却可感。它吹送着渔人的勇敢、乐观，也吹送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共生。

风再大，也要迎着风走——这是沈家门人的话。

那风，至今仍在这里，伴着潮汐，映着星光，见证着渔港的晨昏，也轻抚着每一个平凡而坚韧的日常。

沈家门渔港的风，或许平凡，却最动人心弦。它在无声中讲述着海的故事，也诉说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那风，永远在这里，伴随着潮起潮落，见证着一代又一代渔人的梦想与希望。它是海的呢喃，是岁月的歌谣，也是沈家门最深沉的情感寄托。

一缕风景居衣柜

□曹银员

“一缕风景，就悄悄藏在衣柜的那扇门里……”凝眸回望，家中衣柜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简陋到精美，在今非昔比的变迁过程中，不难看出随着祖国的不断发展强大，我们海岛百姓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丰盈美好。

小小衣柜，悠悠情怀。上世纪60年代，我家居住的是岱山岛乡村一间10多平方米的黄土泥坯、石头垒墙、毛竹作梁的低矮破旧房屋，唯一一只被老鼠咬了两个洞的旧木箱子当作衣柜。箱子里总是平叠放着妈妈当宝贝似的几件嫁妆粗布衣服，还有一条薄薄的老棉被。我和弟弟的衣服是不分你我的。全家也没几件衣服，而且都很破旧，按母亲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母亲在如豆的油灯下含辛茹苦缝补成的。那时家境贫困，为了生存渴望幸福，日子再艰苦也熬着过呀。

1978年暮春，我从部队退役回到了岱山故乡，不久便结婚成家了。当时家里的衣柜是我从部队（自己花钱请驻地木工制作）带回来的1米长，80厘米宽的两只木柜箱子，就是东北人家炕床头摆放的那种。父母也东奔西忙，尽

心为我置办了几件简陋“家具”。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做家具的木料是他们亲手从山上经村委批准砍下来的松树，搭配一些废弃盐板，经老木匠拼凑而成。不过，我和妻子最好的衣服也就是那么一两件的确良和退役带回来的几套军装，其他是一些新旧不一、颜色单调的布衣布裤。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换下来暂不穿的旧衣服洗净叠好后，一件件整齐地平放在木柜箱里。妻子还一本正经地给木柜箱作了“分工”，摆在右边的这只放女人的衣服；左边的那只放男人的衣服。平常随时穿的带有泥土味旧布衣服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上的、柜子上的，显得乱糟糟。这些衣服穿在身上，没一件不是皱巴巴的，可能日久天长习惯成自然了，自己倒也没感觉到有啥不爽的。

两年后，我的儿子出生了，随着家庭经济条件好起来，衣服也逐渐增多。那时在乡镇工作的我，有了几套体面的制服，可家中没有合适的衣柜可放，尤其是中山装、棉大衣和妻子钟爱的几条新裙子，最好能挂式放置。有一天，我在同事家串门，偶尔看到一种名叫“三门大橱”的立式衣柜，挂放衣服挺不错。于是，我就

厚着脸皮向单位领导申请，终于“经研究批准”在计划供应指标内购买了少量杉木。我立马请村里一名木匠师傅连日赶做了一个“三门大橱”。此衣橱做工精细，外观甚是漂亮，里头分为两层，下面可叠放被子，上面可吊挂衣服。完工当晚，我高兴地陪同木匠师傅喝了一顿老酒。

更可喜的是，1986年仲秋，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妻子幸运地分配到了一套66平方米的房子。在城里有了住房，这对于一户住房困难的大家庭来说，是一件诺大的喜事，全家人高兴至极。

那时候家境开始富裕了，家人的衣服自然而然地新潮起来，数量像春天的蝴蝶越来越多。有了自己的新住房，如何在装修时相应配套好新衣柜呢？在一个柔风沉醉的晚上，我和妻子迫不及待地骑自行车来到附近物资公司职工集资楼，马不停蹄地登门观看了好几户人家已装修完工的新房家柜样式。时迁事移，当年那些古老传统的大柜小箱搭成排列的家具悄然淘汰，而替代它的是焕然一新的固定式的墙橱壁柜之类。我以实用、美观、节省空间为基本点，突出个性爱好，将衣柜融入整套装修之中。后挑选手工技术精湛的木匠和漆匠前来制作。经过两个月的一鼓作气、不

知疲倦，衣柜做好，装修完工。眼下，面积不大的房子按实际所需分隔成三间，各房间全部是牢固的木质壁橱柜当墙，既是墙又是各式大橱衣柜，两全其美。

光阴荏苒，我们在城里又拥有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新住房，并有相应配套的精美衣柜。这套衣柜，大部分是在装修时有能工巧匠统一制作的，少部分是商场买来组装的。现代化的衣柜家具，不仅做工细腻精致、新式时尚、简洁美观，优质环保、色泽柔和，而且具有诗意盎然的鲜明个性，别有一番“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风格，让人看着舒心，闻着醉心，摸着倾心，用着放心，果然是一种沉淀于心的幸福。

衣柜是一个家庭的服装百宝箱。收藏着缀满花饰的衣柜里，笔挺的西装，飘逸的霓裳，各种颜色，各种款式，应有尽有——这何尝不是一幅高素雅洁的风景画！

彩蝶飞舞，梦想花开。而今，咱普通老百姓能够住上大房子、好房子，且配有称心如意的衣柜暖心窝，还有四季更迭穿不尽的漂亮衣裳。岁月静好，夜色温柔。时下，每每清晨初醒的我，揉揉微合的睡眼，最美的一天，总是从举目眺望漂亮的衣柜开始……

雷霆万钧的时光

□支奕

雷霆带着一把赛德森小号闯进海州城公安局工会主席吕布的办公室说：“老乡我想要加入咱们单位的荧光海乐队。”吕布皱眉说：“一，别老乡老乡，咱们的队伍不搞老乡观念。二，你在大别山老家吹的是唢呐，这是小号，都是吹的，但乐器不一样。”雷霆说：“我要参加全市职工文化艺术节的比赛，我不仅是警察，还是职工，而且很艺术。”吕布就说：“就算我答应，万钧也不会答应呀。”雷霆最后灰溜溜地滚了。

从前的从前，雷霆和吕布都在海州边防武警支队服役，驻守同一座小岛。吕布是队长，雷霆是士官，他们先后转业了。吕布知道雷霆爱吹号，对着天空和大海吹。吕布不知道这是啥乐器，于是让雷霆吹。吕布说，但还是找到了万钧说情。万钧是荧光海乐队的队长兼主唱，长得又高又帅，背着一把木吉他，他们在跟乐队的贝司手和鼓手练习。吕布听出他们在练的是一首叫做《我们的时光》的歌曲。原唱是一个叫赵雷的民谣歌手。吕布就说：“万钧万钧，我们的时光挺好，但是缺一就不太好，万钧，人才不拘一格地给你‘降’下来了，要是雷霆来了，你们的组合也可以叫雷霆万钧。”万钧一听脸就阴下来：“吕主席要是这个人也能算人才，那全世界七十亿人，就有七十亿人才。”

“给个面子，那是我老乡。”吕布急了。“别老乡老乡的，这是老乡观念，在咱们队伍里不搞这一套。”

万钧说，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吕布，收

了雷霆。那天雷霆在排练室对着万钧，举起小号用力吹得气势汹汹。雷霆自豪地说：“大别山是革命老区，我的老家就是那片红色的土地。我以前在大别山上采完中药吹唢呐的时候，还能在风中听到遥远的枪声。”雷霆接着说：“有了我的加盟，我和你雷霆万钧的时光就开始了。”万钧有些嫌弃。

雷霆觉得万钧瞧不上自己，有点生气，就去找陈音：“陈老师，陈老师，我想要补补小号的课，我可以交学费。”陈音是市文化馆的音乐创作员，陈音拒绝了，她也瞧不上雷霆说的那个警察业余乐队，她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就已经很明白，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当一个小城市文化馆的创作员的。实际上，陈音已经考上省歌舞剧院，就要像一只白色的海鸥一样，飞过海岛，飞向五光十色的杭州城。雷霆碰了一鼻子灰，临走前从身上背着的黄挎包里拿出两个缙云烧饼，一个自己吃，一个连同装烧饼的纸袋一起给陈音。

陈音接过了，顺便扔在了窗台边说：“你还有事吗？”

雷霆说：“你窗台上的花跟你一样漂亮，叫什么名字？”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陈音回答道。

比赛的日子很快就到了。万钧带着荧光海乐队的成员们登台，唯独雷霆没有来。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吕布，看到万钧的眼睛简直比兔子还要红，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万钧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忽然想起雷霆跟

他说过的那句话，雷霆说：“有了我的加盟，我和你雷霆万钧的时光就开始了。”

演出开始了。前奏响起，一个白衬衣下摆扎进牛仔裤的干练姑娘，扎着马尾辫，悄然从后台走到了乐队中，举起了小号。在前奏中本来应该缺席的小号，异常嘹亮地响了起来。姑娘就是陈音，她边吹小号，边闭起了眼睛，闪闪发亮的音乐，如同是谁突然在半空中放了一把野火，现场的气氛瞬间就被推向了高潮。观众们像潮水一样热情地挥动着手臂，陈音的眼前就浮起了一片月光下潮水涌动的海面。陈音想起自己在昨天的《海州晨报》上读到雷霆的消息。报纸说，在处置一起海上暴恐事件中，雷霆为了掩护战友万钧，壮烈牺牲。台上作为主唱的万钧几乎哭成了一个泪人，但歌声依然激越，充满了青春和怀旧。

歌唱完了，掌声像雷鸣一般涌来，万钧伸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后，对着观众席和评委们说：“今天我们不是来参赛的，我们是用歌声来为战友雷霆送行，在一起工作的那么多年里，我和这位战友度过了无数雷霆万钧的时光。就在前天，他牺牲了。雷霆，三十三岁，当过兵，老家在大别山上。后来成了一名警察，冲锋在守护海州平安的第一线。他没谈过恋爱，可能姑娘会嫌弃他。他喜欢音乐，爱吹小号，但老实说，吹得也不咋地。他最爱做的事，其实是为人民服务……”

座位席上，鸦雀无声，静到能听到呼吸的声音。陈音走上前，拿过了万钧手中的话筒，

微笑着说：“我叫陈音，我不哭，我要微笑着为雷霆送行。我是一名音乐教员，和雷警官一样喜欢吹奏小号。我就是刚才这位主唱雷警官说的，人民之一。现在请允许我，再单独为雷霆一个人吹一曲《我们的时光》，算是为他做无声的送行。雷霆同志，你走好……”

陈音依然微笑着，但眼泪却终于爬满了整张脸。音乐再次响起，小号再次吹响，不知道观众席上谁站了起来，带头唱起了这首歌。一个人站起来，十个人站起来，一百个人站起来，全体观众站起来。他们继续唱，连评委也站了起来，一起加入了合唱。“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

两个月以后，一切都平静下来。陈音办妥了文化馆的离职手续。在一个周末的下午，陈音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收拾完个人物品。准备离开时，她的视线落到了窗台上，那盆百合花已经全部开放，边上的那个雷霆送的缙云烧饼仍旧躺在窗台。这时候，一束阳光照进来，落在花上，也落在饼上。陈音的眼前慢慢浮现出雷霆斜背着黄挎包，拿着两只烧饼来找她的样子。

在黄昏来临以前，陈音就要关上门了，关上门就等于将要关上她在海州城的生活。关上门的时候，她轻声说：“雷霆同志，我要告诉你，这花叫百合花。”

说完，陈音合上了门，一切归于寂静。她走上了大街，走在充满海风的黄昏里……